

世界经济体系下的中东经济地位^{*}

姜英梅^{**}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实现民族复兴，独立后的中东国家积极探索经济发展之路，经历了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阶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面临很多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东国家开始实施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但依然未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问题。“阿拉伯之春”后，中东进入漫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东国家经济改革，既是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也是对全球化的自然回应。从中东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看，中东经济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但是，从能源储量、地理位置、传统与文化，以及对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来看，中东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未来中东经济仍将深受世界经济形势，尤其是受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

关键词 中东经济 世界经济体系 全球化 国际油价

中东地区素有“三洲五海”之地之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中东民族国家成立后，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复兴，积极探索经济发展之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东国家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既是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全球化的自然回应。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中东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逐步被边缘化。然而，中东因为具有独特的战略位置，又是世界油库所在地，对国际政治格局和世界经济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全球化对中东经济的影响以及中东经济发展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和国际机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当代中东研究”的中期研究成果。

^{**} 姜英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构关注的重要研究议题。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与中东经济现代化呈正相关，但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对非海合会（GCC）国家的负面影响比较显著。全球化同样促进了中东政治民主化，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增强。中东经济发展问题不仅是局部地区问题，还是全球性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国内学者对中东经济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东现代化进程和中东发展道路领域。^①国内学者对中东经济领域的研究同样运用跨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大多数学者认为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中东经济面临的挑战大于机遇，经济发展更加滞后；有的学者主要从中东地区内部寻找滞后原因，而有的学者主要从全球化冲击的视角寻找原因。中东经济总体滞后是不言而喻的，中东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却是复杂多元的，在某些领域处于边缘地带，在某些领域又处于中心位置。中东经济未来发展仍将深受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这也是本文对中东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关系再认识的主旨所在。

一 中东国家经济探索与实践

自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创立以来，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曾辉煌一时，建立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列强，包括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却因循守旧，从而成为西方列强殖民欺辱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独立后的中东国家以经济发展为重要任务，大致经历了战后初期的经济恢复阶段、国民经济计划建设阶段（伊斯兰社会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阶段）、结构调整阶段和经济多元化阶段。

（一）中东国家经济发展历程

伊斯兰教在创立之初，它基本适应和推动了阿拉伯帝国社会经济的发

^① 国内关于中东经济发展的著作颇丰，如哈全安著《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王铁铮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聚焦中东现代化问题；冯璐璐著《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现实与理论探讨：全球化视角》从全球化角度分析中东现代化发展方向；陈万里等著《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道路案例研究》、杨光主编《西亚非洲经济问题研究文选》聚焦中东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发展中面临的问题；等等。

展,并促进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经济政策、制度的创新和穆斯林的经济思想丰富了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并创造了强大的阿拔斯王朝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伴随西方国家的殖民入侵,传统伊斯兰经济思想受到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冲击。因此这一时期(19世纪)被称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黑暗时期,并出现了类似宗教改革运动的伊斯兰复兴思潮,而伊斯兰教是中东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思想源泉之一,也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能动反映。

20世纪初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胜利后,土耳其政府以“国家主义”来发展民族经济,主张“经济应该由国家控制”,把一些与国家利益有关的企业和机构收归国有,但并不排斥私人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中东国家大多奉行某种程度上的政教分离政策。其中一些国家如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宣布自己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这些国家都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和有计划的经济政策,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无计划性,也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行土地改革和国有化,但又维护有限私有产权,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反对剥削和贫富差异悬殊,主张劳资合作,通过互助友爱解决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使社会各阶级都能发挥有效的职能;实行政教分离政策,改革是在世俗权威政府或领导人的强力推行下执行的。而且,埃及泛阿拉伯主义在与以沙特为首的泛伊斯兰主义抗衡的过程中一度占据上风。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泛阿拉伯主义大旗倒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阿拉伯世界的社会主义声势渐衰。20世纪70年代末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促使伊斯兰世界兴起一场带有广泛群众性的宗教与社会运动,称为伊斯兰复兴运动。该运动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恢复伊斯兰教法,促使带有鲜明伊斯兰教烙印的伊斯兰银行与各种经济实体在现代穆斯林社会应运而生,^①尝试走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伊斯兰复兴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蔓延到北非国家后才逐渐衰退下去。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东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进行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然而,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

^① 刘天明 《伊斯兰经济思想》,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第2页。

的改革结果不尽人意，并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致使中东经济停滞不前。自 2010 年底以来，源于民生和发展困境的“阿拉伯之春”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中东国家，统治中东几十年的强人政权被民众推翻，伊斯兰主义再度甚嚣尘上，而代表伊斯兰主义的政党或领导人一度把控民选合法政府，例如 2011 年 4 月穆尔西从穆斯林兄弟会辞职，组建自由与正义党并出任党主席，在 2012 年 6 月当选为埃及总统。这一方面说明伊斯兰复兴运动并未真正偃旗息鼓，促使它兴起的原因和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并会在恰当时机发挥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说明伊斯兰世界在世俗化和现代化面临挫折和失败之际，总会通过回归伊斯兰来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回归伊斯兰依然无法提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和治理国家的良方，无法获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从而难逃下台的命运。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埃及总统穆尔西被军方赶下台，穆斯林兄弟会遭到取缔。“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国家进入漫长而痛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它们不仅缺资金、少技术，而且面临促进就业、改善民生、实现稳定的严峻挑战。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阿拉伯产油国家，在石油价格持续低迷之际，经济受到严重冲击，迫切需要加快经济多元化步伐，寻找稳定的能源出口市场。

（二）对中东国家经济探索的思考

进入近代以来，面临内忧外患的形势，中东国家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复兴思潮，也实施了内容各异的现代化道路实践。其中，民族主义政权的建立构成中东现代化的政治动力，石油和巨额石油美元成为现代化的经济动力，赶超西方的自强意识成为推动中东现代化的精神动力。^①然而，这些复兴思潮和道路探索——无论是世俗化的还是伊斯兰化的，无论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大多未能成功，贫穷与失业、矛盾与冲突、动乱与转型构成中东社会的主旋律。目前，中东社会面临的巨大冲击莫过于“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大动荡与大转型。与以往由宗教和世俗精英领导的自上而下的各类复兴运动不同，这场席卷中东地区的政治运动是中东民众重新选择本国和本地区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一次新抗争，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这些运动未曾根本改变各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所以仍属于社会改良式运动。处于大变

^① 田文林 《抗拒与变迁：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多维透视》，《阿拉伯世界》2001 年第 3 期。

局的中东国家也将相应出现新的社会思潮和道路探索。这些变化无疑将以探寻与阿拉伯国家互为适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新模式为基调,并致力于阿拉伯国家的复兴、繁荣、民主、独立和强盛。^①“阿拉伯之春”已延宕 10 年,中东一些国家政局动荡,政权更迭,各派政治力量激烈博弈,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国家,例如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陷入内战,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此外,大多数转型国家依然没有解决民生问题,失业率居高不下。海合会国家也因为油价低迷,财政捉襟见肘,各国实施的经济多元化改革之路,还不能有效降低国民经济对石油的依赖。总之,上层建筑的不稳定、经济基础的解构以及生产关系的落后势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现代大工业和工业文明的洗礼,中东尚处于传统农牧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期,还没有产生能够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新政权及新崛起的反对派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尚未能把握社会发展内在规律,也并未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一些国家由于政局不稳和派别斗争,甚至不能制定出一个像样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政策。

在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中东地区,任何探寻都不能逾越这一传统。传统是每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中世纪阿拉伯民族曾创造了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这说明伊斯兰教与生产力有相适应的一面。但是,伴随时代变迁,人类社会已进入全球化时代,未经现代化洗礼的传统文化也应适时调整以消除其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一些元素。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也是建立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的基础上的。因此,越早成功地改造传统文化,就越早进入现代化,片面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只能耽误现代化进程;要放弃自己的伦理思想优于西方的观念,摆正同西方的关系,以理性原则后学习先进。^②这是因为传统文化作为人与人之间结成的一种社会关系,以及传统思想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分别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认识和掌握这一规律并不断地探索实践,对中东国家实现从农牧文明向工业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转型,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① 王铁铮主编《全球化与当代中东社会思潮》,人民出版社,2013,第20页。

② 吴昊雁《伊斯兰经济伦理思想与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中国穆斯林》2012年第2期。

二 经济全球化与中东经济

20 世纪，国际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也由此发生了从区域化到一体化，进而到全球化的演变。全球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变革性阶段，并在世纪之交成为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然而，全球化仍然是一个边界难以界定的多元概念。从全球化的起始时间来看，英国学者赫尔德认为全球化始于 15 ~ 17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也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应从资本主义形成，即 18 世纪末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虽然全球化的苗头早已出现，但发展成为世界潮流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东地区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全球化的影响因素。中东地区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一方面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是对全球化挑战的自然回应。然而，全球化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一个国家要抓住机遇和迎接挑战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倾向性和一国自身所具有的获取机遇的条件和能力。就中东地区而言，这两个因素都表现出不利的一面，全球化对该地区而言，挑战远远大于机遇。^①

（一）经济全球化定义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时髦用语，^② 成为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同时也变成了一个争论焦点。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凌志车与橄榄树：理解全球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就是自由化、市场化和资本主义化，也是美国化。^③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全球化比较观对全球化与相互依存作了精彩的比较，认为全球化等同于

① 冯璐璐《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与现实探讨》，人民出版社，2009，第 212 页。

②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 274 页。

③ Thomas L. 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Longitudes and Attitudes*, Anchor Books, 2000, p. 3.

经济全球主义、军事全球主义、环境全球主义、社会与文化全球主义。^① 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全球化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包括技术变革、市场力量、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决策在内的多因素过程。毋庸置疑，大部分西方全球化理论均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或“美国中心论”，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以西方主导的、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国内学者对全球化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定义，认为全球化简而言之就是经济全球化，即各国经济的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跨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呈现日益加深的趋势”。^② 但是全球化又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还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的全球化。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经济领域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个重要事件是 1971 年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由于与黄金脱钩而崩溃，美元的霸主地位被削弱。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固定汇率制的废弃，为以后的债务大量增加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货币流动和货币投资、投机的发展，为此后各国金融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创造了条件。另一重要事件就是 1973 年的石油危机，阿拉伯国家的减产禁运政策，使世界强国受到冲击。许多人士开始相信权力已经发生了转移，世界变得日益相互依存了。因此，反映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的新自由主义日益兴起。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末，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总体上从政治军事对抗和冲突，转向经济竞争与合作，区域性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演变成全球性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当时世界范围内涌动着两大热潮：一是世界市场发展的大潮；二是信息革命的大潮。正是这两大热潮孕育了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分别提供了全球化所必需的体制和技术保障。因此，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全球贸易和金融联系进一步加强。

伴随经济全球化，经济合作逐步代替对抗，南北关系开始由全球范围转向区域内部。1981 年成立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简称海

①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 273~280 页。

② 吴欣 《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人民日报》2000 年 2 月 1 日，第 1 版。

合会)、1989年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1994年正式运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扩南下的欧共体、二十国集团、东盟“10+3”等区域性组织纷纷成立,充分显示了合作正逐步成为经济关系中的主流,从而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也显示出了合作姿态,从而出台了“重债穷国减债计划”“千年发展目标”等,尽管其总体上是“口惠实不至”。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大环境下,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自发选择,闭关锁国只会更加落后。

(二) 经济全球化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初,迅速从英国蔓延到整个西欧。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迫切需要国家出面来干预经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美国罗斯福新政则以实践的形式表明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新自由主义受到冷落。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索,世界经济陷入“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困境,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新自由主义则再度兴起。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主流经济思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高科技革命兴起,生产力巨大发展,跨国公司纷纷成立,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逐渐从西欧和北美蔓延到全球。从拉美、亚洲到非洲、东欧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开始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同时,新自由主义推动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进入国际垄断阶段。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市场才能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国家干预会导致经济效率损失。

新自由主义是垄断金融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它事实上促成了金融资本和跨国投资公司的全球化,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国际政治格局。不过,经济全球化体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金融霸权和国家利益,以有形的主权让渡和无形的主权侵蚀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构成严峻威胁,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更加脆弱并更具依附性。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

化的本质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它加大了社会贫富差距,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控空间,使它们的工业化进程倒退、经济增速放慢、金融体系脆弱不堪,资本在实业领域的投资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似乎永无止境的经济停滞和金融膨胀的循环中。^①

(三) 中东国家经济结构调整

中东各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压迫,中东经济也被深深打上殖民经济的烙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国家纷纷获得独立。受结构主义学派尤其是萨米尔阿明“依附论”思想影响,中东民族国家大多采取了国有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国家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无以为继,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经济陷入低迷,外债无力偿还。中东各国经济由此陷入低潮甚至衰退。1982~1991 年中东各国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 2%,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利比亚等主要石油输出国甚至出现经济负增长,中东国家的外债总额由 1970 年的 112 亿美元上升到 1988 年的 2520 亿美元。^② 中东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在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恶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政策的失误。以埃及为代表的国家,反思国家过度干预下长期实行的内向型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逐步放弃阿拉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援助和贷款,走上以西方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发展道路,埃及、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国与亚洲和拉美国家一样,纷纷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方案实施经济改革。这类改革往往分为三步。第一步,通过紧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抑制过度需求,缓和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通过大幅度货币贬值,刺激出口创汇产业的发展,同时争取减免债务和新的国际援助,以暂缓国际收支和债务危机。第二步,理顺扭曲的利率、汇率和商品劳务价格体系,为市场经济运行建立必要的金融体系;鼓励私人投资,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宽对外贸易方面的限制和保护,从而为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三步,在调整后的环境中恢复投资和持续增长。经过改革,20 世纪 90 年代中东经济保

^① (美)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07 年第 7 期。

^② 杨光 《90 年代中东经济评估》,《西亚非洲》1991 年第 6 期。

持了缓慢增长，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得到控制。同时，各国外部债务占 GDP 比例减少、国际储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国内外直接投资增加。中东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效，基本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经济体系，私有经济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明显加强，确立起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战略，工业化和经济多样化进程获得进一步发展，世俗文化在经济中的影响与作用日益突出。然而，中东地区的非石油出口国仍面临巨额贸易赤字。与西方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服务业仍很落后，国有经济仍占主导作用。在 21 世纪头十年，中东国家继续对本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受益于高油价和较为稳定的地区局势，中东地区的贸易环境逐渐改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5%，高于同期世界年均经济增长率（3.9%）；同时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个位数，仅为 6.9%。2010 年，中东国家实现经常账户盈余 1891 亿美元，占 GDP 比例为 7%。^① 中东地区奉行新自由主义理论，结构调整和经济改革最为突出的国家包括土耳其、突尼斯以及阿联酋的迪拜酋长国，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被誉为“土耳其模式”、“突尼斯模式”和“迪拜模式”。

然而，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不断遭到质疑，拉美、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出现经济下滑和社会动荡。2007 年发端于美国并横扫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终结。中东国家的结构调整也是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在中东的植入，不可避免地出现“排异”反应，甚至失误。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由市场决定一切，完全抛开政府作用。然而，新自由主义实施需要具备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即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健全的市场经济，但是中东国家普遍缺乏这些前提条件。再加上地缘政治以及政府政策影响，私营部门发展严重滞后。因此，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结构调整没有顾及中东国家的实际，由此带来了去工业化、失业和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阻滞了中东国家工业化进程，甚至引发了中东地区动荡。与世界其他新兴地区相比，中东经济仍比较落后，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当代中东经济总体上属于中低收入水平。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持续衰退对中东经济影响日益显现，

^①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p. 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通过油价的传导机制对中东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严重影响。2009 年底爆发的迪拜债务危机被看作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迪拜模式受到质疑。2010 年底，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对中东地区产生蝴蝶效应，引发中东大变局，西方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然而，“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根源是民生问题，这表明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结构调整并未解决中东发展问题。

(四) “阿拉伯之春”后的中东经济形势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和 2010 年底开始的“阿拉伯之春”表明新自由主义和“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质疑，中东各国不得不探索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道路。然而，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员，中东经济发展受到多重因素影响，总体表现不佳。近 10 年来，除了 2016 年，中东国家经济水平均低于 2000~2010 年平均水平。此外，在大多数年份，中东经济增长率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见图 1）。与此同时，地区国家伊朗和土耳其经济恶化，沙特等海湾国家经济低迷，若干经济体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陷入内战，永久和平遥遥无期。2018 年土耳其出现的货币危机，表面上看是美国制裁和贸易战所致，但根本上是由于新自由发展模式导致的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土耳其经济对外部高度依赖，包括大量的经常账户赤字、外部融资需求和对短期资本过度依赖，国内外汇储备少，储蓄率低，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因此，土耳其经济问题进一步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

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际油价低迷，也导致中东国家贸易条件逐渐恶化。中东国家经常性账户状况也令人担忧，2019 年经常性账户余额仅为 28 亿美元（2010 年经常账户余额高达 1891 亿美元），占 GDP 的 1%。同时，各国财政赤字压力不断加大。例如中东石油进口国财政赤字占 GDP 的比例高达 5% 以上，仅 2019 年财政赤字就占 GDP 的 7.3%，海合会国家也出现 2.4% 的财政赤字（见表 1）。^① 由于缺乏财政调节与内生性增长，中东石油进口国公共债务水平还在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超过

^①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April 2020, p. 15,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REO/MECA/Issues/2020/04/15/regional-economic-outlook-middle-east-central-asia-repo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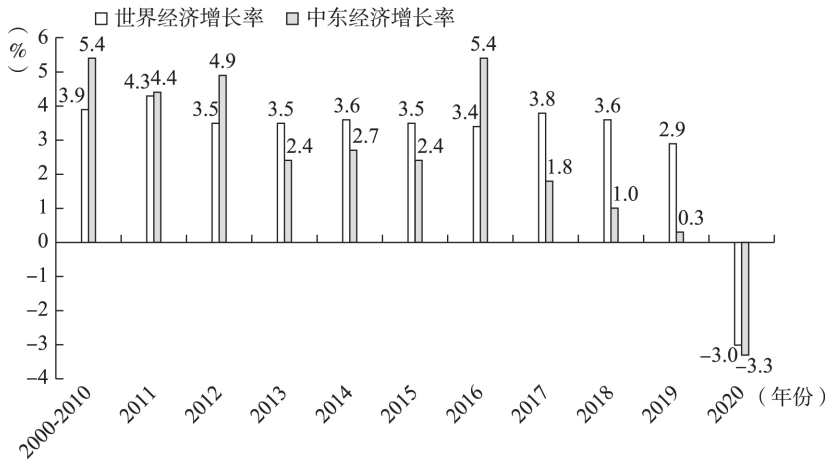


图1 中东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9, pp. 147 - 167.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20, p. 1。

85%，黎巴嫩和苏丹甚至高达150%以上。这些国家的短期财政压力的最大组成部分是日益增加的利息支出。中东石油进口国的利息支出占资本投资的比例平均为50%，超过社会支出的3倍。^① 尽管中东金融环境总体稳定，但受低油价和流动性紧缩影响，银行信贷增长乏力，同时不良贷款率上升，中东股市表现也是差强人意。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地区安全因素影响，中东国家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连续十年呈下滑趋势。2019年西亚地区FDI流入280亿美元，仅为2008年FDI流入高峰（850亿美元）时的1/3。^② 与此同时，由于石油收入减少，中东地区的FDI流出也呈下降趋势。此外，中东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紧张局势加剧，民众抗议活动时有发生。截至2018年，中东地区只有海合会六国和以色列人均GDP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利比亚由于内战，人均GDP几乎下降一半，从2010年的12064美元，下降至2018年的7241美元。土耳其人均GDP从2013年的12519美元下降至2018年的9370美元。与“革命”前相比，2018年埃

①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October 2019, p. 15,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REO/MECA/Issues/2019/10/19/reo-menap-cca-1019>.

②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 July 2020, p. 44, 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Library/wir2020_en.pdf.

及和突尼斯人均 GDP 也有所下降。^① 这表明中东经济转型之路困难重重，阿拉伯人的春天仍未到来。

表 1 中东经济增长率

单位: %

| 中东经济指数 2000 ~ 2020 | 2000 ~ 2010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
| 中东地区 | | | | | | |
| 实际 GDP 增长率 | 5.4 | 5.4 | 1.8 | 1.0 | 0.3 | -3.3 |
| 经常项目余额占 GDP 比例 | 9.5 | -4.2 | -0.2 | 3.8 | 1.0 | -6.0 |
| 财政余额占 GDP 比例 | 4.0 | -10.1 | -5.6 | -2.9 | -4.4 | — |
| 通货膨胀率 (年平均) | 6.9 | 5.7 | 7.4 | 10.1 | 9.0 | 8.2 |
| 石油出口国 | | | | | | |
| 实际 GDP 增长率 | 5.5 | 6.1 | 1.2 | 0.2 | -0.8 | -4.2 |
| 经常项目余额占 GDP 比例 | 12.7 | -3.2 | 1.8 | 6.2 | 2.7 | -5.8 |
| 财政余额占 GDP 比例 | 7.2 | -10.4 | -5.2 | -1.9 | -3.0 | -11.8 |
| 通货膨胀率 (年平均) | 7.2 | 4.4 | 3.6 | 8.7 | 7.8 | 7.8 |
| 海合会国家 | | | | | | |
| 实际 GDP 增长率 | 5.4 | 2.3 | -0.3 | 2.0 | 0.7 | -2.7 |
| 经常项目余额占 GDP 比例 | 14.8 | -2.8 | 2.8 | 8.5 | 5.6 | -3.1 |
| 财政余额占 GDP 比例 | 11.2 | -10.7 | -5.6 | -1.8 | -2.4 | — |
| 通货膨胀率 (年平均) | 2.9 | 2.1 | 0.2 | 2.1 | -0.7 | — |
| 石油进口国 | | | | | | |
| 实际 GDP 增长率 | 5.0 | 3.7 | 4.0 | 4.3 | 3.5 | -1.0 |
| 经常项目余额占 GDP 比例 | -1.7 | -5.6 | -6.7 | -6.5 | -5.4 | -4.9 |
| 财政余额占 GDP 比例 | -4.9 | -7.3 | -6.8 | -6.9 | -7.3 | -8.5 |
| 通货膨胀率 (年平均) | 6.6 | 7.5 | 14.4 | 10.4 | 8.1 | 9.4 |

资料来源: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October 2019, p. 8;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April 2020, pp. 8, 15。

总之，中东地区经济前景不容乐观，面临巨大的下行风险，全球经济

^①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 March 6, 2020,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view=chart&locations=ZQ>.

放缓、低油价、贸易冲突、地缘政治和国内社会紧张局势加剧，气候相关自然灾害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这些都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预测中期中东经济保持低速增长。^①

三 中东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中东地处亚非欧三大洲接合部，是东西方交往的纽带，是世界重要的石油产地，也是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中最为敏感的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时，中东国家具有相似的地理、文化和宗教特征，大部分是伊斯兰国家，都曾是奥斯曼帝国属地，经济发展状况比较相似。因此，中东各国之间在经济和金融资源上的互补性为地区整合创造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一些国家出口资本，另一些则进口资本；一些国家（海合会）劳动力缺乏，另一些国家（石油进口国）劳动力富裕，失业率高。此外，中东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存在复杂的辩证关系，不是简单的依附与被依附、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从发展水平看，多数（中东）国家在世界发展体系中居于边缘位置，2018年中东人均GDP是世界人均GDP的70%。但从中东的能源储量、地缘位置、文明发展模式及对世界的影响等因素看，中东又绝不是世界的边缘地带，而是接近国际体系的中心地区。^②中东原油探明储量和出口量占世界的比例分别为52%和48%；^③中东地区主权财富基金占全球主权财富基金总额的比例为39.5%。（见表2）

表2 中东与世界经济指标比较（2018年）

| 指标 | 人口 (亿人) | GDP (万亿美元) | 人均GDP (美元) | 商品出口额 (万亿美元) | FDI流入 (亿美元) | 主权财富基金 (亿美元) | 贫困人口比率% (1.9美元/天) |
|----|------------|---------------|---------------|-----------------|----------------|-----------------|----------------------|
| 中东 | 4.49 | 3.61 | 8042.8 | 1.28 | 435.28 | 32193 | 7.2 |

① IMF,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April 2020, p. 15,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REO/MECA/Issues/2020/04/15/regional-economic-outlook-middle-east-central-asia-report>.

② 杨鸿玺《中东地区与国际体系转型辨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年第6期。

③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June 2019, pp. 15, 29,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19-full-report.pdf>.

续表

| 指标 | 人口 (亿人) | GDP (万亿美元) | 人均 GDP (美元) | 商品出口额 (万亿美元) | FDI 流入 (亿美元) | 主权财富基金 (亿美元) | 贫困人口比率% (1.9 美元/天) |
|----|------------|---------------|----------------|-----------------|-----------------|-----------------|-----------------------|
| 世界 | 75.94 | 85.91 | 11312.4 | 19.6 | 13000 | 81506 | 10 |
| 占比 | 5.9% | 4.2% | 71.1% | 6.5% | 3.3% | 39.5% | |

资料来源: World Bank, *Indicators*, 6 March, 2020,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一) 世界经济权力的转移

自近代以来,国际分工把世界按照北/南、中心/边缘、发达/不发达、富裕/贫穷,以及工业/农矿业来划分。以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为代表的依附论首次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一种由中心-外围国家组成的不平衡的关系。^①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跨国公司活动和全球化,导致“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出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不仅没有因为全球化减弱反而更强。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暴露出经济金融体系更大的脆弱性和波动性,在中心-外围体系中渐行渐远。沃勒斯坦认为,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一个半边缘地区,这一区域的形成对于中心来说仍属边缘(出口自然资源,采取自己的文化形式),对于边缘来说则属于中心地带(出口成品、设置文化标准、充当地区警察)。^②半边缘区域的出现使世界体系具有更稳固的结构:它不再是南/北、贫/富两极分化,这一中间的平衡力量赋予整个世界结构以更大的弹性。到21世纪,半边缘地区国家已遍布亚洲、非洲、南美洲及中东各个角落,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印尼、墨西哥、沙特、土耳其和南非,形成了一个“新兴国家群体”。核心与半边缘国家,即旧势力与新势力之间的关系如何转型,是世界广泛讨论的问题。美国加州大学让·皮埃特斯教授认为一种模式是重整秩序,英美资本主义和西方金融市场重返领导地位,新兴市场国家加入西方俱乐部,G20峰会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的管理

① 参见边嵇《萨米尔·阿明和“依附”理论》,《西亚非洲》1980年第2期;参见陈谷谈《萨米尔·阿明和他的“依附论”》,《世界经济》1980年第7期。

② 让·皮埃特斯在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的讲演《全球发展再平衡:东南转向》,张凤梅译,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年10月25日,http://soci.cssn.cn/shx/shx_shll/201310/t20131025_568837.shtml。

委员会；另一种模式是解放多极化，西方制度也许能笼络一部分新兴社会的精英，但不是全部，因为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已经走到世界前台。^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正从西方移向亚洲，尤其是向亚洲新兴经济体转移，世界经济格局将由此改变。^② 学界普遍认为，金融危机使西方不再占据道德权威高地，国际经济关系由“北—南、西—东”向“东南、南南”转变，世界经济权力逐渐向东南（新兴市场经济体）转移，金融活动自然也随之向东南倾斜。随着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差距相对缩小，其政治影响力也相应提升，这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发达国家长期垄断国际经济格局的局面，提高自身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发言权，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的扩大，^③ 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都体现了全球力量的渐趋平衡。但是，总体而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依然是“一超多强、西强东弱、北强南弱”。事实上，长期以来国际经济体系的“游戏规则”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缺乏全球参与的民主性，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接受的弱势地位，表现为极强的依附性和边缘性，这些也导致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缺乏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从中东近代经济发展史来看，早期欧洲贸易冲击、外国商人进入、欧洲工业革命冲击、资本主义入侵、殖民地半殖民地历史以及世界大战等众多因素，致使中东在经济上一步步加深对西方的依赖。中东国家独立后，五次中东战争、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改革、全球化的侵蚀以及发达国家对中东石油争夺战，导致中东经济进一步处于边缘地带。然而，中东经济的依附性和边缘化并非“天命所致”。纵观历史发展，从7~13世纪，伊斯兰文明和发达的商贸网络使阿拉伯帝国成为当时最具经济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① 让·皮埃特斯在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的讲演《全球发展再平衡：东南转向》，张凤梅译，中国社会科学网，2013年10月25日，http://soci.cassn.cn/shx/shx_shll/201310/t20131025_568837.shtml。

② 巴曙松《后危机时期亚洲经济金融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9日，第9版。

③ 2010年4月，在世界银行改革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共转移了3.13个百分点的投票权，使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从44.06%提高到47.19%。10月，世界主要经济体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达成协议：2012年前，该组织将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欧洲国家还将让出两个执行董事席位。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东经济如何从落后走向现代,如何向国际经济体系中心靠拢,是中东各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冯璐璐教授指出,中东经济必须“从单方依附走向共存共荣、从被动选择走向自主发展、从狭隘交往走向广泛交往、从依附霸权走向多极均衡”。^①实际上,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然而,全球治理的路径依赖使得霸权和跟随霸权的习惯依然根深蒂固,国际经济新秩序仍然跳不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桎梏,新参与者的权利诉求往往被忽视。这在美伊危机(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和国际原油定价机制(石油美元定价机制)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 中东资源储量丰富

中东被称为世界油库。20 世纪末,中东地区原油探明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比例高达 60% 以上。21 世纪,随着非欧佩克产油国原油探明储量增加,中东原油储量(约 9054 亿桶)占世界总储量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占据半壁江山。世界原油储量前十位国家中有 6 个中东国家,分别是沙特(原油探明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 17.2%)、伊朗(9.0%)、伊拉克(8.5%)、科威特(5.9%)、阿联酋(5.7%)、利比亚(2.8%)。其中沙特原油探明储量为 2977 亿桶,仅次于委内瑞拉,居世界第二位。从原油产量来看,中东原油日产量为 3500.2 万桶,占世界原油日总产量的 36.9%。世界原油产量前十位国家中有 5 个中东国家,分别是沙特(占世界原油总产量的 13%)、伊朗(5.0%)、伊拉克(4.9%)、阿联酋(4.2%)、科威特(3.2%)。其中沙特以日产原油 1228.7 万桶,居世界第二位。^②中东地区原油出口占世界原油出口量的 47.9%,其中沙特是世界原油出口第一大国,日出口原油 737.9 万桶,占世界原油出口总量的比例为 16.2%。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以及伊朗(2018 年美国制裁前)都是中东地区原油出口大国(见表 3)。此外,中东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83.3 万亿立方米,占世界天然气探明总储量的 42.3%。其中,伊朗和卡塔尔天然气储量丰富,占世界天然气总储量的比例分别为 16.2% (居

^① 冯璐璐 《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现实与理论探讨》,人民出版社,2009,第 292~298 页。

^② 由于美国页岩油开发,以及沙特等欧佩克国家的减产政策,2018 年美国原油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日产原油 1531.1 万桶,占世界原油总产量比例为 16.2%。俄罗斯日产原油 1143.8 万桶,居世界第三位。

世界第二位) 和 12.5% (居世界第三位)。中东天然气产量占世界天然气总产量的 22%，其中伊朗和卡塔尔天然气产量较高，占世界天然气总产量的比例分别为 6.2% (居世界第三位) 和 4.5% (居世界第五位)。中东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占世界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 32.8%，其中卡塔尔占比高达 24.3%，高居世界榜首。中东管道天然气出口量占世界管道天然气总出口量的 9.4%。^①

表 3 中东原油储量、产量和出口量 (2018 年)

| 原油 | 原油探明储量 (亿桶) | 原油产量 (万桶/日) | 原油出口量 (万桶/日) |
|----|-------------|-------------|--------------|
| 中东 | 9054 | 3500.2 | 2178.8 |
| 世界 | 17297 | 9471.8 | 4544.8 |
| 占比 | 52.3% | 36.9% | 47.9% |

资料来源: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June 2019, pp. 15, 16, 29。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② 这句名言总结了美国的强权哲学和霸权政治，揭示了石油、货币与权力的重要性，尤其是石油美元定价机制充分巩固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地位。由于缺少勘探开采技术和资金，中东的石油生产是在西方垄断资本的介入下才迅速发展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与伊朗签署了第一项石油租让协议。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方跨国石油公司“七姊妹”凭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租让协议”，控制了中东地区的绝大部分石油资源（如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三国全部国土上的石油开采权被瓜分，伊朗、巴林、沙特阿拉伯 70% 以上国土的石油开采权被瓜分）。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还垄断了石油价格和石油下游业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纷纷走向独立，中东国家也不例外。它们开始争取同西方大石油公司进行利润分成，开展资源国有化运动。1960 年成立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就

^①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June 2019, pp. 15, 16, 29,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19-full-report.pdf>.

^② (美) 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赵刚、旷野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第 2 页。

是石油出口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方石油公司的产物。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沙特为首的中东国家实行提价、禁运政策，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战争结束后，产油国在石油国有化和石油定价权上获得了全面胜利，中东人民才真正拥有石油资源自主权，为七八十年代经济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反过来，国际油价波动促使石油消费国实施能源多样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世界其他地区的石油产量也在高价格的刺激下高速增长。这导致国际石油卡特尔——欧佩克逐渐失去国际石油定价主导权。1986 年，欧佩克限产保价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出现反向石油危机，中东产油国经济遭受重创。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美国页岩油开发和能源独立政策，欧佩克不得不与非欧佩克国家（主要是俄罗斯）协调合作，打压美国页岩油产业，并将油价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2016 年底，欧佩克和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减产协议，后续多次延长减产计划，以推升原油价格。

（三）石油与中东经济

石油使中东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为中东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廉价的能源供应，也使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迅速攀升，并为该地区提供了大量的资本积累和财政盈余。^①从图 2 可以看出，中东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和经常账户状况随着国际油价涨跌而起落。20 世纪 90 年代末，海合会国家早已跻身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2018 年海合会国家中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为卡塔尔，人均 GDP 约为 68793 美元；阿曼人均 GDP 最低，但也达到 16415 美元。^②中东地区无论是产油国还是非产油国都对石油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对于产油国来说，石油首先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面貌，从传统的农牧经济一夜之间转变为石油经济，并在石油财富的支撑下，正逐步向经济多元化发展。阿联酋的经济多元化改革最为成功，

① 姜英梅 《试析高油价对中东的影响》，《西亚非洲》2007 年第 11 期。

②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 Middle East & North Africa*, March 6, 2020,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view=chart&locations=ZQ>.

非石油 GDP 占 GDP 的比重达到 75% 左右。^① 首先，石油依然是产油国经济发展的命脉，是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产油国的石油经济也对中东非产油国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非产油国通过援助、侨汇、过境费和金融资本等方式，吸收了一部分石油收入，从而形成对石油和石油出口国的间接依赖。其次，丰富的石油资源和石油美元提升了中东国家的国际战略地位，改变了跨国石油公司、能源消费国与产油国之间的关系。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中东产油国和埃及、叙利亚等国家一同，为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权益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令追随美国偏袒以色列的其他西方国家认识到阿拉伯国家的力量，进而逐渐改变其中东政策。最后，源源不断的石油收入为中东国家，主要是产油国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提供了充足资金，改善基础设施、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普通民众也享受到了石油红利尤其是海湾国家的民众，可以说是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反过来，石油财富和高福利也巩固了海湾君主国的家族统治。

中东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在某种程度上是财富的象征。然而，这种巨额财富并没有带来经济结构的优化，也没有使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石油工业的迅猛发展同农业、制造业及服务业的相对滞后形成鲜明对照，发展不平衡也日趋明显。第一，对中东产油国来说，外向型的单一石油经济结构具有极大的不安全性和脆弱性。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反向石油危机、90 年代的油价低迷、2014 年以来的低油价均证明了这一点。政府财政盈余和国际收支顺差高峰总是伴随油价的急剧上涨，国际收支的恶化也总是与石油价格大跌相伴而行。与此同时，中东石油资源的独霸地位和它所代表的唾手可得的现实利益极具吸引力，^② 拖住了中东产油国改革的步伐。第二，中东石油经济的第二个弊端是财富过于集中，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外国劳工涌入与失业率高。第三，石油使中东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各国围绕能源资源的争夺是中东地区动荡与战争的重要原因。能源牌增强了中东产油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回旋余地，但有的时候会成为别国遏制其经济咽喉的重要武器尤其是对以石油为经济命脉的国家。更

① 《2019 年 1 季度阿联酋 GDP 约为 1027.2 亿美元》，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经济商参赞网站，2019 年 9 月 2 日，<http://ae.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909/20190902899995.shtml>。

② 冯璐璐 《中东经济现代化的现实与理论探讨——全球化的视角》，人民出版社，2009，第 38 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东国家的石油工业对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专业技术和人才有较强的依赖性,这加重了石油经济的依附色彩。“阿拉伯之春”后,民生问题成为中东各国政府亟须解决的大问题,尤其是2014年国际油价大跌之后,世界进入低油价时代,这对中东产油国经济产生巨大冲击(见图2)。为此,中东产油国政府纷纷出台本国中长期发展战略,例如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等国的“2030愿景”,阿尔及利亚和科威特的“2035愿景”,等等,努力减少国民经济对石油收入的依赖,走经济多元化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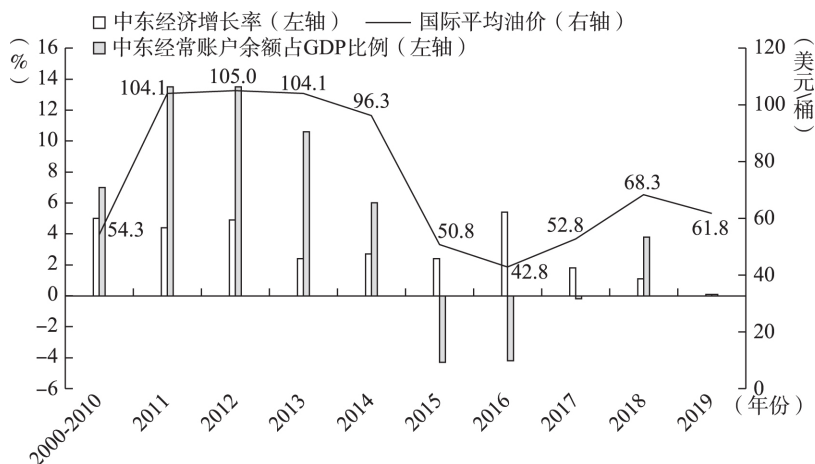


图2 国际油价与中东经济增长率和经常性账户状况

资料来源: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19, pp. 147 - 167.

“石油, 10%是经济, 90%是政治。”这是国际石油界知名人士、剑桥能源研究协会(CERA)董事长丹尼尔·耶金的名言。^① 21世纪的石油市场,可以说“石油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其他任何原材料都无法企及的。这一点在中东、俄罗斯、中国、拉美,乃至世界任何地区都可以得到证实”。^② 在中东,石油与民族和宗教问题相互交织渗透,产生了巨大的能量,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力,成为一把政治“双刃剑”。^③ 从1970年以

① (美)耶金《石油大博弈》(上下),艾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08,第2页。

② 《丹尼尔·尤金访谈录》,《国际政治》(法国)第98期,2002~2003年冬季版,第331页。转引自(法)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石油地缘政治》,潘革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1页。

③ (法)菲利普·赛比耶-洛佩兹《石油地缘政治》,潘革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6页。

来，国际石油价格从每桶 1.8 美元上升到 2008 年 7 月份的 147 美元，直到 2020 年 3 月 9 日国际油价暴跌 30%，其间几乎所有的重大价格变动都与中东所发生的政治与经济事件密不可分，同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1973 年 10 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是二战后一场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中东产油国采取了减产、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石油禁运及提价等举措，使油价在不到 3 个月内从每桶约 3 美元猛升至约 11 美元，从而引发第一次石油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令世界认识到了石油武器的威力和中东的地位，还改变了世界各国的中东政策。伴随 1979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 1980 年的两伊战争，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引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冲击。1974 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成立了国际能源机构，协调石油政策，建立了石油战略储备体系。1990 年 8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为了维护石油利益，美国牵头组成多国部队，发动海湾战争，其间国际油价飙升至每桶 40 美元。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 年国际油价降到每桶 12 美元。^①“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针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地缘因素再次左右能源市场。随着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国际石油需求增加，国际油价也不断上扬。“阿拉伯之春”后，地缘政治不稳再度导致国际油价、金价上扬，全球股市下挫。自 2020 年 1 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疫情大流行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和国际石油需求，国际油价已下跌 20%。3 月 6 日，由于沙特为首的欧佩克与俄罗斯未能达成减产协议，沙特于 3 月 7 日宣布增产降价的石油战，导致 9 日国际油价和全球股市暴跌。沙特此举可能将油价推向深渊，这对于饱受低油价之苦的中东产油国可谓雪上加霜。总之，中东地区作为世界油库和“火药桶”，每一次地缘政治危机都会严重影响“工业血液”原油的供应，导致石油价格剧烈波动，冲击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在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市场上，中东产油国因地缘政治危机供给中断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就像美伊矛盾、利比亚战争、沙特油田遭袭等事件一样，国际油价具有快起速落的特点。但从中长期来看，石油供求基本面仍将是主导国际油价走势的决定因素。

^①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June 2019, p. 24,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19-full-report.pdf>.

(四) 石油美元与国际资本流动

石油美元 (Petro-dollar) 是指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 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石油美元是石油生产国为维护本国权益进行斗争的结果, 也是石油提价后出现的一种金融力量, 对当前国际经济、国际金融市场的影 响不容小觑。此外, 随着国际石油价格体系的演变以及石油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国际石油市场呈现金融化趋势。无论从时空布局、市场参与者结构、市场功能还是从产品种类、交易规模、交易方式来看, 石油衍生品市场不仅成为联结国际石油市场、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重要纽带, 而且本身也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包括中东产油国在内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积累了巨额石油美元。由于国内市场吸收资金能力有限以及国际上收支逆差国家的需求, 石油美元回流到国际收支逆差国家。石油美元回流的主要途径包括以下四种: 通过进口商品和劳务, 回到石油消费国 (主要是发达国家); 对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友好国家的援助; 通过欧洲货币市场和美国货币市场在发达国家进行投资; 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中心的存款, 以规避汇率变动和通货膨胀损失。这一时期的石油美元回流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 是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战略相吻合的。石油美元的绝大部分通过各种渠道用于国外投资和贷款, 这不仅使石油输出国避免大量积压外汇资金, 为本国带来利息和利润收入, 而且对于稳定国际经济联系和国际金融秩序起着重要作用, 同时使国际金融市场可贷资金增加, 国际资本流动也随之兴旺。但是, 由于西方国家货币市场和金融中心的石油美元主要是银行存款和政府债券短期资金形式, 金融资产多而生产资本少, 在性质上大多是国际短期资金, 借贷期限短而流动性大。这一方面导致银团贷款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 在浮动汇率的条件下, 石油美元在国际的大量流动, 又使外汇市场、信贷市场和黄金市场剧烈波动, 加剧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向发展中国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之后, 客观上满足了借款国的进口和偿债需求, 并因此削弱了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全球紧缩性影响。然而, 新自由主义资本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全球债务

的增加，加大了借款国的债务风险。其中，发展中国家总债务由 1970 年的 680 亿美元迅速上升到 1982 年的 5460 亿美元，而且出现了依赖银行贷款趋势和浮动利率债务比重日益增加的情况。^① 拉美债务危机之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银行信贷急剧下降，官方发展援助和其他官方资金比例上升。与此同时，国际石油市场形成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石油输出国之间为获取市场份额展开激烈竞争。欧佩克国家在 1982 年也出现经常项目逆差，石油美元累积过程被迫中断，石油美元回流的规模和速度也大打折扣。在 1986 年反向石油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东国家和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因此，这段时期也被称为中东国家和拉美国家“失去的十年”。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国际油价一直低位徘徊。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 年油价降到每桶 12.28 美元的最低点。^② 从 1999 年开始，油价逐步反弹。随着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和石油需求大幅上升，世界油价长期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石油出口国积累了大量石油收入。自 2003 年以来，拥有最大经常性账目盈余的国家，已经是石油出口国（OPEC 加上俄罗斯、挪威等其他非 OPEC 石油出口国）。根据全球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研究院估算，石油出口国在 2006 年成为世界上全球资本流量的最大源泉，也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第一次超过亚洲。石油美元投资者（包括政府和个人）拥有的海外金融资产总额在 3.4 万亿~3.8 万亿美元。根据 2007 年至 2010 年 75 美元/桶的平均油价推算，2010 年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石油美元资产应在 5.6 万亿~6 万亿美元左右，海合会国家的石油美元资产约在 2 万亿~2.4 万亿美元。^③ 中央银行持有的石油美元进行海外投资是为了避免国际收支平衡波动的冲击，强调资产稳定而不是利润最大化，主要以银行存款和长期政府债券（主要是美国国债）的形式持有外汇储备。大多数石油出口国建立了主权财富基金，通常依靠外部全球资产管理人来进行管理，很少在海外企业中拥有控股权。

① [英] 戴维·里维里恩、克里斯·米尔纳主编《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赵锡军、应惟伟译，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第 200~201 页。

②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9*, June 2019, p. 24,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19-full-report.pdf>.

③ D. Farrell and S. Lund, "The New Role of Oil Wealth in the World Economy," *McKinsey on Finance*, No. 26, 2008, p. 4.

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组合多元化, 包括股票、固定收益工具、房地产、银行存款和其他替代型投资。2010 年, 阿布扎比投资局 (ADIA) 成为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 总资产高达 6270 亿美元。据国际金融机构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07 年的数据, 2002 ~ 2006 年中东海湾国家 55% 的资本流向美国, 其次是欧洲。海湾石油美元在美国多数以证券和私人投资的形式, 在欧洲则主要以股票和房地产形式投资。^① “9·11” 事件是石油资本流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中东投资者意识到, 需要将投资更加多元化。由此, 石油美元有东移的趋势, 投往亚洲、非洲的比例逐步上升,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还加剧了这一趋势。自 2014 年以来, 尽管国际油价低迷, 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资产仍有所增加, 从 2014 年的 25771 亿美元 (占比为 37.1%) 增加至 2019 年 2 月的 31609 亿美元 (占比为 39.5%) (见表 4)。^② 这些国家对外投资战略仍保持平稳, 适当减少对欧美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投资, 加大对新兴市场, 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的投资, 投资领域也更为多元化。可以说, 在本轮低油价中, 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很好地发挥了跨期平滑国家收入, 减少国家意外收入波动对经济和财政预算的影响。

表 4 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

| 国家 | 基金名称 | 成立时间 | 2014 年资产 (亿美元) | 2019 年资产 (亿美元) | 2019 年 全球排名 |
|-----|----------|------|-------------------|-------------------|----------------|
| 阿联酋 | 阿布扎比投资局 | 1976 | 7730 | 6966 | 3 |
| | 穆巴达拉开发公司 | 2011 | 663 | 2289 | 13 |
| | 阿联酋投资局 | 2007 | 150 | 450 | 25 |
| | 迪拜投资公司 | 2006 | 700 | 2393 | 12 |
| | 沙迦资产管理公司 | — | — | 8 | 70 |
| 沙特 | 沙特货币管理局 | 1952 | 7572 | 5156 | 10 |
| | 沙特公共投资基金 | 2008 | 53 | 3200 | 12 |
| 科威特 | 科威特投资局 | 1953 | 5480 | 5920 | 4 |
| 卡塔尔 | 卡塔尔投资局 | 2005 | 2560 | 3280 | 11 |
| 伊朗 | 伊朗国家发展基金 | 2011 | 620 | 910 | 17 |

① 姜英梅 《中东金融体系发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第 137、313 页。

② SWFI, *Top 91 Largest Sovereign Wealth Fund Ranking by Total Assets*, April 2020, <https://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sovereign-wealth-fund>.

续表

| 国家 | 基金名称 | 成立时间 | 2014 年资产 (亿美元) | 2019 年资产 (亿美元) | 2019 年 全球排名 |
|------|--------------------|------|--------------------|--------------------|----------------|
| 土耳其 | 土耳其主权基金 | 2016 | — | 400 | 28 |
| 阿曼 | 阿曼国家储备基金 | 1980 | 130 | 221 | 34 |
| | 阿曼投资基金 | 2006 | — | 34 | 51 |
| 巴林 | 巴林 Mumtalakat 控股公司 | 2006 | 105 | 166 | 37 |
| 埃及 | 埃及基金 | — | — | 119 | 41 |
| 伊拉克 | 伊拉克发展基金 | — | — | 9 | 67 |
| 巴勒斯坦 | 巴勒斯坦投资基金 | 2003 | 8 | 8 | 68 |

资料来源: SWFI, *Top 91 Largest Sovereign Wealth Fund Ranking by Total Asset*, April 2020.

结 语

中东地区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历史上中东就是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的必经之地,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方面的交流同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伊斯兰文明受到西方文化冲击,与此同时,伊斯兰经济体系在西方工业经济冲击下逐步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独立后的中东国家一直为实现民族振兴和经济复兴而努力。战争、冲突、大国博弈,以及全球化时代附加条件的经济改革,导致中东经济进一步被边缘化。然而,世界油库与特殊的战略位置,又使得中东成为大国博弈的舞台,围绕石油和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一直未曾停止。巨大的石油储量和出口量使得中东成为世界主要的能源供应地,中东的地区局势不仅影响国际油价,还会对世界经济体系、国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石油美元定价机制巩固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基础,巨额石油美元使中东海合会国家成为重要的国际资本输出地,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不容小觑的力量。此外,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具有很强的涉世性,影响着世界上 50 多个伊斯兰国家、近 16 亿穆斯林人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政治伊斯兰以及宗教极端主义都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从能源储量、地缘位置、文化传统,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来看,中东似

乎又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

总之,中东是一块富饶的土地,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战略地位突出。然而,迄今为止,中东仍未摆脱战争和冲突、贫穷与落后,和平与发展问题仍是中东国家面临的难题。中东向何处去?这是世界屡屡提及的“中东之问”。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伊斯兰宗教改革和复兴运动此起彼伏,但都由于各种因素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后的中东国家以经济国有化为主要国策发展民族经济。事实上,这也是当时世界上大多数独立国家所采取的经济发展道路,同时期的西方国家也实施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国内经济衰退,中东国家实施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阿拉伯之春”宣告西方新自由主义“神话”的失败。此后,中东国家进入漫长的政治和经济转型期,各国都在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立足传统文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出现“向东看”和“经济多元化”改革的探索。

2010年底发生的“阿拉伯之春”是中东民众重新选择本国和本地区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的一次新抗争,对中东地区形势和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10年过去了,当年满怀豪情参与其中的阿拉伯民众依然深受民生之苦,曾经为之欢呼雀跃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阿拉伯人期待的“春天”并没有到来。那些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甚至负面影响更大。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同时,对一些国家产生“溢出效应”,中东所有国家正遭受疫情和低油价的双重暴击。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不同,当时大多数中东国家财政水平较高,债务水平较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程度较低。今天,中东许多国家扩大财政支出的预算空间有限,一些国家债务负担沉重,也更加依赖全球资本市场。疫情加大了中东经济脆弱性,一些国家陷入崩溃边缘,社会动荡加剧。东欧和中亚涉及政权更迭和体制改革的过渡经验表明,经济转型可能持续10年或更长时间,而且会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处于转型期的中东国家面临巨大的挑战,建立在石油和“蛮力”基础上的阿拉伯秩序已经结束,而建立在善治和生产力基础上的新秩序又遇到了麻烦,“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变革还将延宕几十年。^①解

^① 喻晓璇 《“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变革还将延宕几十年》,澎湃网,2020年1月6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415156。

决经济发展问题依旧是中东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经济发展仍将深受国际油价波动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经济全球化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但从长远来看，全人类对和平与发展的诉求并未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形式和内涵虽然会发生新的变化，但仍将是世界不可阻止的时代潮流。疫情中加速成长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将会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增长点，在重构中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① 如何把握历史机遇，变“危”为“机”，也是中东决策者和精英们面临的重大考验。中东国家探索符合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但前路漫漫。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东经济总体属于中低收入国家水平，海湾地区产油国步入富裕国家行列。然而，中东国家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除了海湾产油国和两个非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土耳其之外，大多数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还很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中东大多数国家面临贫穷、失业尤其是年轻人失业问题，成为政府亟须解决的大问题。海湾国家的财富积累建立在资源出口的基础上，而不是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因此也不属于发达国家之列。因为决定社会发达程度和时代风貌的不是物质生活，而是社会生产方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社会历史变迁的基本思想。中东国家距离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② 历史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依据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决定。在具体实践和操作上，中东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树立正确的时代观和发展观。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顺应全球化潮流，应对全球化挑战，以经济发展为重心，并从中获益。第二，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满足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要求。第三，正确处理伊斯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依据教法变通原则来阐释经典，解决好伊斯兰教内向型的目标诉求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问题，从而避免政治和政策导向的失误。第四，解决好伊斯兰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不可夜郎自大、盲目排外，也不可全盘否定、妄自菲薄。第五，解决好稳定、

^① 徐秀军 《世界正面临逆全球化浪潮侵袭》，《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

^② 王京烈 《伊斯兰宗教改革与中东社会变革——世界史视角下的中东社会发展剖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1期。

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条件，改革是发展的必由之路。第六，以和平促发展。保障中东地区安全不能仅靠军事力量，还要以对话和政治方式化解冲突。全球化时代，伊斯兰文明如何融入全球化大潮，如何在现代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找到契合点，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逐渐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向中心靠拢，成为 21 世纪最核心的国际问题之一。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源远流长，历史上中东就是丝绸之路的交会点，现在则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国家和天然合作伙伴。面向新时代，中国要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推动中国与中东经济的快速发展。

[责任编辑: 刘金虎]

raised , after a series of strategic adjustments , driven by the " looking east " foreign policy , and by virtue of its unique superiority in the Middle East , the UAE's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fully aligned wit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two countries are willing to interpret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depth through practical actions. At present , the UAE has become the country which has the deepest degree of cooperation , the widest fields and the most fruitful achievements with China in the Middle East region and positioned as the important fulcrum countr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China. Driven by the success of bilateral high-level visits , with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China-UAE relations , the bilateral relations have entered the best period of histor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extended from simple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to personnel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energy , construction , finance , education , logistics , aviation , agriculture , humanities ,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and other fields. China and UAE as the natural strategic partner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ve formed a healthy cooperation pattern. Although China-UAE cooperation has a bright future , it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 which need to be maintained and consolidated by both sides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ited Arab Emirates; China-UAE Relation

The Economic Status of Middle East under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Jiang Yingmei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 in order to achieve national rejuvenation , Middle East countries actively explor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 experienced different typ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 but also faced many problems. In the 1980s ,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began to implement economic reform and struc-

tural adjustment , but still failed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blems. After Arab Spring , Middle East countries has entered a long period of political ,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 a member of world economic system , the economic reform of Middle East countries is not only the need of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 but also the natural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Judging from the economic scale and development level , Middle East economy is in the marginal zone of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 in terms of energy reserves , geographical location , tradition and culture , 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pattern and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 Middle East economy is in the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ld economic system. In the future , Middle East economy will still be deeply affected by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 especially the fluctuation of oil prices.

Keywords: Middle East Economy; World Economic System;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Failed Construction? Rethinking of the Egypt-Israel Peace

Bi Jiankang , Chen Lirong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peace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is far from over even though they hav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ties for 40 years. This article , drawing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Arab scholars , attempts to restudy the issue of Egypt-Israel peace with the analytical tools of constructivism of identit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e research has also applied declassified and released U. S. archives in recent years as well as the memoirs of Egyptian negotiato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peace talks between Egypt and Israel. The paper tries to answer the significant issue of whether the Egyptian president Anwar Al-Sadat had sacrificed the Palestinian's cause and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the Sadat's Waterloo on 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in the Egypt-Israel peace talks.